



新银行行长

龚文宣/著

金融、利益、诱惑、巧于周旋，
一部叙写银行人赤胆忠心的佳文篇章
命运、现实、情理、难于周全，
一段讲述普通人爱恨情仇的凄美故事

新银行行长

龚文宣 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中国言实出版社 首次出版

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60页 32开

ISBN 7-80504-300-0

定价

18.00元

（含邮费）

18.00元

（含邮费）

18.00元


（含邮费）

18.00元

（含邮费）

18.00元

（含邮费）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银行行长 / 龚文宣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171-1102-3

I. ①新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6924号

责任编辑: 史会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6.75印张
字 数	450千字
定 价	58.00元 ISBN 978-7-5171-1102-3

第一章

I

江苏北部有一条自然入海的河流，叫灌江。灌江自淮水分流，从西向东长约一百六十公里，像一个细长的喇叭，上边比较窄，宽几百米至一两公里不等，越往下走河岸越阔，到黄海入口处，宽达八九公里。受海洋潮汐影响，河海交汇的地方，时常无风三尺浪，波涛汹涌。

灌江市因这条河流得名。地市级行政建制，辖二区六县，七百二十万人口。南倚盐城，西望淮安，北挨连云港。从地图上看，如同欲圆还缺的上弦月。东边那条二百五十多公里长的海岸线，好像刚学会画画的孩童画出一道弯弯曲曲的弧边。

城市横跨灌江南北，几座斜拉铁索大桥就像几根带子，将两岸连接在一块。南岸是主城区，是市政府和金融机构所在地。有一条清水河与灌江呈T字型，穿过主城区向南，流经一条老街、一条铁路和一座市内公园。顺着清水河行走约五公里，就是成片的居民新区。居民区一律按照“江滨”来命名，从江滨一号到江滨十八号，有三十几层外形别致的高层塔楼，有五六层南北通透的多层

板楼，也有独家独院的别墅，高高矮矮，错落有致。

二〇〇六年二月五日，农历正月初八。

飘落了一天一夜的大雪，凌晨时渐渐停歇了。到太阳出来时，雪已经不下了，但天气依然寒冷，除了奔腾的灌江和清水河冒着热气外，城市、村庄、道路、树林、原野，整个平原都被皑皑白雪覆盖着。

高庆兴住在江滨一号紧挨着清水河的小区，一所独家独院、三层复式结构的楼房。吃完妻子栗枝精心准备的早餐，洗漱一番，高庆兴就拎上昨晚准备好的花篮，打算出门。花篮用红带子系着，橙色的剑兰、粉色的康乃馨和白色的水仙，色彩鲜艳，香气弥漫，精致的长方形小红牌上，印着“祝您早日康复”的烫金字样。

“就一篮花行吗？”栗枝在丈夫弯腰换鞋时轻声问道。

“咋不行？现在作兴送花。”

“要不要再带些滋补品什么的？”

“本来他就肠胃不调，再送吃的，岂不火上浇油？”

高庆兴说着，一脚跨到门外，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对妻子说：“哎，你跟雨薇通个电话，问她什么时候回灌江，好去接她。”

“喏！”妻子嗔怪地看他一眼，说，“看你把女儿娇惯的。都大学生了，每次不是去接，就是老家人送，她还怪你把她放在花盆里养呢。还是让她自己坐公交车回来吧。”

“这么大的雪，路滑，不放心呀。要不，让她姑姑高丽送一趟吧。”高庆兴说着，直身往外走。

司机已经在院门外等候。黑色的轿车尾部冒着白烟。

“当心地滑！”栗枝喊了一声。她看丈夫穿着皮鞋站在结冰的湿地上，一边指指他脚下，提醒他别摔倒了，一边说着女儿的事儿。“新年头月，各人有各人的事，我看，别啰嗦她姑姑，百十公里远，爬上车就到家了。”栗枝还是坚持让女儿自己回来。

“好吧。”高庆兴说，“别忘了叫她路上注意安全。”

高庆兴身穿一套藏青色西服，里边是一件白色略带暗蓝色条纹的衬衣，站在院子里正了正领带，细着步子，小心翼翼地出了院门。他把花篮交给司机，在车旁伫立了一会儿，仰着头，望了望雪后湛蓝如洗的天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

清新空气。

春节刚过几天的早晨，阳光明媚。

各家各户大红门对子，在雪景映衬下格外艳红。远处，时不时地传来零星的爆竹声，以及烟花升空的尖啸声。节后，依然喜气祥和。

司机把花篮装在后备箱里，给他打开左后车门。正要跨上车，栗枝在后面小跑而来，手里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，刚跑两步，棉拖鞋一滑打了个踉跄，差点儿摔倒，又退到楼下，轻声喊道：“哎，风衣带上吧，天怪冷的。”高庆兴笑呵呵地折回来，接过风衣说：“还是你想得周到。”他把风衣搭在肘弯上，钻进车子。

出了小区，沿着清水河边开了一会儿，就上了市中心大道。到了闹市区，车流、人流渐渐多了起来。穿过一条马路，在一个路口等了红灯，然后驶入金融街。这条金融街，驻扎着二十几家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金融机构，T银行办公大楼像一只青灰色扁方形火柴盒子，比较显眼地矗立在金融街的楼群中，行名行徽高高地竖在大楼顶上，大有接近蓝天，与白云为伴之意。

春节后上班第一天。

男女员工拿着扫雪工具纷纷走出办公楼，来得早的，已经在大院和大楼办公区忙开了。有扫的，有铲的，有几人合力推的。几个青年忙中添趣，堆起了雪人。大家见到高庆兴提着一把铁铲加入扫雪行列，就跟他亲切地打招呼，说一些新年祝福的话。有位女员工看着他的领带，故作惊讶道：“哎哟喂！你们瞧瞧，高行长换了根新领带，真是新年新面貌啊。”大伙儿就笑着围过来，瞧他的领带。他也跟着笑。

四十六岁的高庆兴是T银行灌江市分行的第一副行长。行长叫韩德仁，五十八岁了。排在高庆兴后面的还有两位副行长，一位是陈其浅，一位是褚世同。陈其浅比他小五岁，褚世同比他大五岁。

春节前十天，韩德仁召开了行长碰头会，把年前年后的工作安排了一下。由于陈其浅是省行下派的，想提前回南京过年，他的那份工作就由高庆兴包揽，所以高庆兴的事情就多了起来。参加银行和企业联谊会，出席银行理财产品推介会，拜访地方政府部门领导，走访生病和退休老干部……马不停蹄，整整忙到大年初二。初三才得空，带着妻女，一家三口回到大港县渔村，与老父亲团聚。本想在老人身边多待几日，尽尽孝道，再顺便走走亲戚，看看朋友，不料韩德仁初五得了急性肠炎住院，高庆兴只好将女儿雨薇留下陪伴老人，带着栗

枝连夜赶回灌江，一方面帮着寻医问药，安慰家人，另一方面，银行不可一日无主，尤为重要，二区六县八个支行的安全保卫，每天要带班坐守，那可是一票否决、按级问责的，不敢掉以轻心。

清扫了大院里的积雪，高庆兴领着陈其浅、褚世同和综合办公室主任沈怀友，来到市分行大楼下面的营业部，看望窗口一线的员工。逢年过节，这些对外服务窗口的员工最辛苦，全天开门营业。随后，高庆兴一行人，又来到市分行机关各个部室走一走。一来看看人员是否到齐，二来体现领导关怀。接着，他把陈褚二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说了几件节前应办未办的事项，请他们分头督促落实。

一切安排停当，他驱车直奔人民医院。

人民医院面临灌江，坐南朝北。院内落满厚雪的几株雪松，傲然挺立。只是风一刮，雪就成团落在树下十几部泥糊糊的轿车上。

市分行行长，在灌江也算是个人物。虽然只是拉肚子，韩德仁也不能住普通病房，而是入住条件好的老干部病房。

高庆兴轻快地走上步行梯，几步就跨到二楼。只听楼上咚咚的下行脚步声，到了三楼的拐弯处，他同两位县支行的行长撞了个正面。

韩德仁再三关照不让人知道他住院。这年头，除非你想借机捞点儿，聪明人，生病住院都是封锁消息的，主要是不想惹上人情债。灌江有句俗语，叫作“人情不是债，头顶锅盖卖”，意思是说，就是穷得叮当响，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，也要还人情。高庆兴明白韩德仁的想法。当然，韩德仁还有更深的隐痛。可是，下面的行长却跑来探望了。

两位行长看到高庆兴，想躲也躲不开。一个说，正巧来市分行办事，听说韩行长住院，顺便看望一下。另一个是老魏，市分行下派县支行的行长，他却说拉存款来了。

站在楼道里说了几句话，高庆兴就叮嘱道：“韩行长住院你俩知道就行了，如果区县支行全来人，病房岂不成了接待处了？”

二人诺诺而去。

真可谓消息如风。来探望韩德仁的人，已经将五楼过道挤得满满的。会客室里，还有一群人围着韩德仁老伴说话，韩德仁儿子、儿媳也夹在其中。见到高庆兴，韩德仁儿子赶忙分开人群，同他打招呼。

“你爸爸病情怎样了？”高庆兴挤过几个人轻声问道。

“还不太稳定。”韩德仁儿子说，“高叔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都是自家的事情。”走到病房门口，高庆兴又问：“还呕吐不？”

“夜里呕吐了两次，不过现在看起来精神还不错。”韩德仁儿子答道。

高庆兴看他面带倦容，估计一宿不曾睡觉。

高庆兴正欲举手叩门，侧耳听到韩德仁跟人说笑的声音，就转身问韩德仁儿子：“里边还有谁？”

“我也不认识。”德仁儿子摇摇头说，“一大早从南京赶来的，父亲叫她徐大姐。”

手还悬在半空，高庆兴正思忖要不要进去，门却轻轻地开了。先是拉开一条缝，而后，开了半扇。

开门的是位年轻女子，肤色白皙，围着一条海蓝色披肩，身穿杏红色冬装套裙，端庄而得体。她冲高庆兴笑了笑，很有教养地点了点头，侧身让他进屋。从她身旁走过时，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。

韩德仁倚靠在病床上，脸色略显灰白，正与一位坐在窗下乳黄色沙发上的中年女士说笑，看样子聊得挺开心。见是高庆兴，韩德仁连忙拗身坐起来，既是招呼又像解释：“快来认识一下，南京的徐大姐。不知她怎么晓得我住院，冰天雪地的，跑了三百多公里赶来看我。”

韩德仁指着高庆兴准备给那位中年女士介绍一下，还没等介绍，她就站起身来，趋步上前，一副自来熟的神情，边握着高庆兴的手边说：“老韩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银行的专家、金融界翘楚高庆兴行长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韩德仁笑笑说。

“过奖了，我只是韩行长的助手。”说着，高庆兴抽出被她握着的那只手。

“我没过奖啊。”中年女士往后退了两步，很认真地说，“早闻你的大名，还拜读过你的文章呢。”说完，自个儿笑了起来。

高庆兴跟着笑笑说：“让您见笑了。”

“快坐下来说吧！”德仁说道。他指了指另外两张木质椅子，高庆兴和那年轻女子对视片刻，相互点点头，并排落座。

“老韩呀，真是强手下无弱将啊！”中年女士边瞧着高庆兴，边坐到原来的位置上。

韩德仁心情很好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，笑成一条缝儿，说：“你徐大姐对我们了解得很透彻咧。”

“透彻嘛，那是谈不上，说研究、关注呢，倒是做了一些工作。”徐大姐端起白色陶瓷印花茶杯，优雅地掀起杯盖，笑盈盈地呷了一口又盖上，以一种领导者的口气说，“做房地产的，不研究银行那怎么能行呀。研究银行，首先研究、关注的就是你们行长。”她望着高庆兴，指了指年轻女子，说，“这是我的助手，小鲁，你那篇投资理财的文章是她推荐给我的，我都读过两遍了，很受启发。”

高庆兴大约一米七八的个头，身形结实、硬朗，腰杆挺直，那张看上去微黑且不那么平正的脸，棱角分明，透出逼人的英气。

“认识您很高兴。”在中年女士停顿时，年轻女子笑着说，“您的文章我也认真研读了。”她注视高庆兴一会儿，就从米黄色提包里取出两张名片，一张烫金的，一张是普通粉红色纸质的。她先双手递上烫金的那张说：“这是我们徐总的名片。”高庆兴拿在手里，扫了一眼：南京大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若水。年轻女子又递上自己的那张，“我叫鲁箫，徐总的助理，您叫我小鲁好了。”她又笑了笑说，“请您多关照。”高庆兴忍不住抬起头，又看了她一眼。那是一双美丽清纯的大眼睛。相视一笑，高庆兴主动伸出手同她握了握。

鲁箫将名片盒放入包内，坐在高庆兴身边，继续听徐、韩高谈阔论。

徐若水不像房地产开发商，倒像是位精明的政治人物，什么全省经济总量、投入与产出、财政税收、企业积累等，她似乎了如指掌。交谈中还不不断切换话题，谈银行的股改、上市，还有政界、商界高层的生活轶事。她说，韩德仁听着，不时插上几句，然后两人都笑起来。

韩德仁五短身材，谢顶，小眼睛，苍白的大扁脸上呈现脱水的病态。但此时他情绪饱满，与徐若水一说一答，谈笑风生。

在徐、韩说话的间歇，鲁箫向高庆兴索要名片。她先笑了一下，而后轻问：“您有名片的话，给我一张？”

“哎哟，真不凑巧。”高庆兴摸摸裤兜，又掏掏西装内侧口袋，说，“抱歉，真是抱歉。”他没有随身带名片的习惯，即使带了，对初次见面的人，也是一向谨慎，尤其是女士，他从不主动交换名片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”鲁箫说，“给我留个手机号码也好呀。”

高庆兴笑笑，看了看满面笑容的韩德仁，犹豫一下说：“好吧，给你留个片

纸吧。”片纸与骗子谐音。鲁箫扑哧一笑，递过来纸笔。高庆兴掉头支在身后的桌子上，写上单位、姓名和手机号码。

“写得真好哎。”鲁箫注目看了看片纸，甩动一下长发，对他笑道，“我要把您的墨宝装裱起来，悬于厅堂哦。”

韩德仁望着鲁箫那可爱的样子说：“小鲁你可说对了。他不仅文章写得好，一笔字也是十分了得，书法家协会还要拉他人伙呢。”

徐若水从鲁箫手里接过片纸，先是“哎唷”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乖乖，了不得，没得十年八年工夫，还真练不出这一手好字。”

“我就这几个字比较拿手。”高庆兴对徐若水说，“因为老要在文件资料上签字，久而久之就练出来了。要不，我再给你们写几张？”言下之意，就这么几个字，不值得你们给我戴高帽子吧。

大家先是一愣，会意后，都笑了。

窗外，隐约响起一阵风哨声。

韩德仁与客人好像还有话说。高庆兴心想，她们来看望韩德仁自然不会空手，自己待着不是有点碍事嘛。还有，应该安排一下客人中午用餐。他在鲁箫收起他写的那张笺纸后，看了她一眼，站起来对韩德仁和徐若水说：“我先失陪了，安排下午餐，去去就来。”

“好的庆兴，你帮我安排一下。”德仁拉了把枕头垫在腰间，说，“你中午替我陪陪徐总她们二位。”

“不了，饭就不吃了。”徐若水歪着腕上手表看了看时间，站起来又望望窗外，走到床边对韩德仁说，“我有些事情急需打理，还要赶回南京，你好好休息。”说着，也不回避高庆兴，接过鲁箫手中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韩德仁连连摆手，“你大老远来看我，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徐若水见韩德仁执意不收，就回头对高庆兴说：“那就请庆兴行长帮忙吧，你看有什么合适的滋补品，替我张罗张罗，我不能空着手来瞧朋友吧？”她叫庆兴行长，显得亲切。说着就把信封塞到他手里。

银行人摸钞票可不含糊，高手掂量一百张纸币，差错率小于二。高庆兴不是高手，但也是内行。他有意无意轻捏一下，觉得不是太多。又看一个坚决要给一个执意不收，推来推去的，就说：“那我先替韩行长收着，以后你们再处理吧。”徐若水连声说好，说着移步门口。

韩德仁满脸歉意，说今天正月初八，大新年的，本应备份水酒薄菜，以表

谢意。他又扯了扯病号服、拍了拍病床说：“可是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即使留下你们吃饭，也难能尽兴，只好再说了。”

已是中午，走廊上的人已渐渐散去。

高庆兴坚持送徐若水她们到楼下。

徐若水坐上轿车后排座，鲁箫才坐上副驾驶的位置，见高庆兴还在几米远的地方站着，按下车窗，伸出头冲他莞尔一笑：“后会有期！”

“好，下次见！”

当她们的车消失在门诊楼拐弯处，高庆兴想，我干吗要说“下次见”呢？转身上楼时，看到陈其浅的车子。他四下张望，却不见人影。

初九早上，七点过十分。高庆兴拉开窗帘，天还没亮。

昨天同韩德仁没谈工作，许多急办之事没来得及商量，还有，他觉得韩德仁已经住院几天了，没有止住排泄，并非仅仅拉肚子的问题，所以，想趁早再去探望。他敲了敲栗枝房间的门，推门而进。栗枝还没起床，睡眼惺忪。他说了句“我走了”，就下到客厅，换鞋拿包。

医院住院区几杆路灯，孤零零地亮在黑森森的夜色下。

一位男医生带着两位女护士，给韩德仁服药、量体温、静脉注射，忙完了又叮嘱几句就出了病房。两只吊瓶挂在床侧铁质吊架上，一根透明滴管连接韩德仁那只满是针眼的右手背。韩德仁平躺在床上，盖着印有人民医院字样的白被子，显得疲惫乏力。床头柜上的茶水早已凉了。医生、护士走后，高庆兴关掉刺眼的顶灯，又将床头灯拧暗，给韩德仁换了一杯热水。然后，拎来一把木质椅子，挨着床边坐下来。

“这么早，你又跑来了。”韩德仁的眼睛睁了下又慢慢合上，“不是让你别来嘛。”

“嗯，有些不放心。”高庆兴答道。

长期在位的领导，自觉不自觉养成一种自尊心理，愿意受到尊重。特别是自己身边的人，越发在意，稍有怠慢就容易上心，尤其生病时，你常来看望，哪怕打扰了，陪着说说话聊聊天，对病人也是种安慰。确实，韩德仁对他一早就来看他，显得比平时更为亲切，抽出没挂吊针的手，在庆兴的肩膀上拍了拍。“好汉顶不住三泡稀啊。”自以为身体一直强壮的韩德仁，不禁感叹：“人啊，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身体是自己的。以前也拉过肚子，几杯酒一喝，百病消除，药

都不用吃的。可能是年岁不饶人哪，人一老了，零部件磨损，车动辄辘掉。”

“吃五谷杂粮，谁没个小病小痛的。”高庆兴说。

“这回挺怪的，有点儿顶不住了。”韩德仁叹了口气。

“是不是转院治疗，换个地方看看？”高庆兴问。

“那倒没必要！”过了阵儿，韩德仁好像缓过点神儿来，睁开无精打采的眼睛，摇摇头说，“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，不必兴师动众了。医生说肚子里头的硬件还是优质的，只是急性肠炎转了慢性肠炎。既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，挂几瓶水再吃点儿药，过几天就差不多了。”

按规定，像韩德仁这个年龄的地市一级行长，到了五十五岁，一刀切退居二线，或者给个虚职过渡一下，以适应退休后的日子。韩德仁属于超出常规的现象，全省系统内就他一个高龄行长。谈工作能力，自然没得话说，但是，比他能力强水平高的，也被硬杠子杠了下来。这年头，制度规定甚至法律让道于人脉关系，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一个女护士进屋来，看看挂着的吊瓶，捏了捏皮管，又掀开被子，用尖细的手指，按了按插入针头的手背，说了声“有事请呼叫”，就礼貌地退出门去。

既然韩德仁自己觉得是个小病，高庆兴也就不想多嘴了。如若真转院，岂不给外界传递一个“韩德仁病重不行了”的坏消息嘛。精明透顶的韩德仁会怎么想，你小子居心叵测啊，抢班夺权是不？

高庆兴心里苦笑一下。

其实，韩德仁比谁都着急，怨这病生得不是时候。高庆兴跟韩德仁搭班子多年，很清楚他心里着急的原因。比如，全省银行会议和省行年初工作会议在即，这是各级银行每年最重要的会议，部署全年工作，安排主要任务，下达主要目标，他是不想缺位的。其二，银行改制问题。几家国有商业银行中，工商银行已率先完成股份制改造，听说其他银行也有提交股改方案的，等待中央政府批复，对于T银行下一步怎么走，需要掌握上面的意图，再来安排辖内事务。其三，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进行一次较大的人事变动。银行这种体制注定是一把手体制，注定是对上负责，也注定是个人说了算。人事变动，一把手行长要亲自捉刀的。韩德仁的这块蛋糕，自然不愿意别人来切。其四，也是韩德仁最大的心病。他一辈子干银行，聪明多谋，他想要在退休前把行政职务提一级，哪怕是带括号的副巡视员，也是个副厅级干部。这几乎成了他目前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心愿。没成想，却在节骨眼上，不该生病的时候生病，不想住院的时候住

院了。

韩德仁打开印着行徽的黑褐色皮面笔记本，手握那支大号黑杆签字笔，谈近期工作安排时，忽然来了精神。他翘翘脑袋，想坐起来但没成功。高庆兴赶忙弯腰，将他扶坐起来，又从衣橱里取出棉质软垫，让他靠实。韩德仁倚靠着床头，将春节后全行重点事项，逐一安排。高庆兴记满了十几页纸。他怕韩德仁坐着太累，又帮他平躺下来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放亮了。窗户外的那块云霞，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再朝远处眺望，灌江的下游、接近地平线的地方，太阳露出大半个脸来。

望了一眼窗外的天色，韩德仁顿了一会儿说：“省行会议，你替我去参加吧。见到百顺行长，你告诉他，我只是小毛病，别让领导惦记着。”高庆兴颌首表示领会。

临走的时候，韩德仁又叮嘱两件事：一件是对于不急的事项，压一压，需要急办的也要同他通气后再办。另一件是，到县支行任职的几个人，都不愿意在下面待了，要做做他们的工作，特别是老魏。

走廊里有搬运物件的声音，脚步重重的，踩得楼板“咚咚”响。

陈其浅推门进来，后边跟着两个送货的师傅，搬进两只大纸箱子。一台微波炉，一台饮水机。高庆兴帮着置放好后，告辞离去。

2

农历正月，天亮得晚黑得早。六点下班，五点半时天就上了黑影。

远处的灌江上，不时传来客轮货船的汽笛声。

北面窗下是银行大院，树木在灯光映照下，反射着一层绿色的光。

蓦地，他的眼前冒出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，在医院里那株雪松下，向他挥手。模模糊糊又飘飘忽忽，像电影的幕墙，远景、近景，渐渐地，清晰起来。空气中，也好像弥漫着一股幽香……

高庆兴暗自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摇摇头，连忙责备自己：“荒唐！”但这瞬间的幻觉，却给他带来了莫名其妙的兴奋与愉悦。

司机在楼下等他。上了车，就着车灯，远远看到老魏在大院门口。见到他的车，迎了上来。“你在等我？”他下了车问老魏。

“可不是嘛。”老魏翘起厚厚的嘴唇，谦恭地笑道，“我已经等你半天了。看

你办公室一直亮着灯，没敢惊动你。”

“不去医院拉存款了？”他问道。其实，他知道老魏是借机同韩德仁拉关系。老魏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拉了也白拉，打水漂了。”

“怎么，找我有事？”

“有点儿吧。”老魏笑着，抬腕看一下手表，说，“到饭点了。”

“我也正要找你哩，想要跟你谈谈。”

“今晚不说公事，也不谈私事，高行长赏光的话，我俩就去喝几杯。”老魏恳求道。

“好，我请客！”高庆兴望了一眼老魏停在路边的车。

“谁请客还不一样啊，我口袋里的钱，也是你的呀。”老魏说，“那你跟在我后边，我在前边带路。”说着，老魏上了自己的车。

两部车子一前一后，穿过灯火闪耀的灌江大桥，直奔北岸。

老魏叫魏来喜，比高庆兴大三岁，原是市分行的会计科长，人是个老实人，就是秉性耿直，原则性过强，爱较真。财务会计是银行的核心岗位之一，每年若干费用要通过这个部门处理。不懂变通，动不动就搬出制度规定来，这样的会计科长能讨一把手喜欢吗？韩德仁不喜欢他，把他调任审计科长。这样更烦，经常审出一些让韩德仁挠头的事儿来。当然，老魏也少不了挨韩德仁的批评。老魏火爆脾气，挨了批评就有怨言，有了怨言就在私下里发牢骚，发牢骚嘛，必然对韩德仁大不敬了。但老魏是老资格，又是按章办事的科长，你不能把他撤了吧。只好让他走得远一些，下派最远、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一个县支行当行长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名义上嘛，自然是岗位轮换，干部交流。当时，会议上研究时，高庆兴尽管有些想法，也没提出不同意见。老魏下去后，县支行的业绩没什么起色。韩德仁也没指望他能做出什么业绩来。公事不说，个人事情却来了。老魏一家三口分在三处，孩子在外地上学毕业后就在当地工作，老魏下派县城，太太在灌江商场做事。一个女人每天晚上十点后下班不说，要命的是，还要侍候瘫在床上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。开始两年还没事，第三年起老魏就要求回市分行，有书面报告，也有口头请求，看到分行领导和人事部门的人，逮谁求谁，说自己回来哪怕做个副科级干部也行，最后说不要职务也成，只要能回来。求爷爷告奶奶，毫无用处。眼见调回无望，他后来也就不说了，经常在市行大楼里晃来晃去，见人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扬长而去，或者给你一副不死不活的冷脸相，弄得市行机关一些不懂内情的人颇有微词，说他不安心工作。

高庆兴对老魏一家始终抱有同情，还带有那么一点点歉疚。原先他们同住一个家属院，只要看到他太太用三轮板车拉老母亲去医院，就让自己的司机帮忙跑一趟。

车抵灌江北岸，进入一片灯光明亮的开发区。

饮食一条街，甚是热闹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一家很不错的海鲜酒楼，闹中取静，室内装点得古色古香。

让高庆兴意外的是，老魏也将栗枝和自己太太一并请来了。坐在二楼一个包间里等候。两个女人好像刚刚哭过，老魏太太红肿着眼睛，栗枝满脸泪痕。女人的情绪像雾像雨又像风，看到他们立马露出笑容。更不曾想到的是，老魏从头至尾乐哈哈的，只字未提个人的事，尽说一些县城里的小故事、小笑话，大家乐一乐。以前，老魏喝酒不是那么爽快，现在却一杯接一杯地朝自己嘴里灌，似乎以求一醉，倒让高庆兴心里堵得慌，恻隐之心慢慢爬上心头。

高庆兴是个仗义之人，酒桌上也不分什么上下级，同他一杯一杯地碰酒，场面有点儿悲壮。喝到两位太太夺杯子，方才罢手。

回到江滨一号院已经十点多钟。

晚上散步和健身已经成为高庆兴的习惯。他让栗枝先回去，用了个把小时在小区绿化林中转了几圈，也是为了散散酒气。回到家里，栗枝已经打开暖风空调，客厅里弥漫着暖洋洋的气息。临近窗台的四盆君子兰，已经盛开六朵花，两朵粉红，三朵鹅黄，一朵纯白。两盆吊兰悬挂在通向二楼扶手边的花架上，十几粒橘黄色的花骨朵，虽然含苞未开，却已散发着醉人的暗香，不绝如缕，沁人心脾。

一双带有小老虎圆脸图案的棉拖鞋放在他脚下，栗枝又接过他脱下的风衣，挂在玄关的壁橱里。沐浴后的栗枝，穿着一件淡红色羊绒衫，薄薄的，凸凹有致，衬托匀称的身材。虽然与高庆兴同年，但一点儿不显老，依然还有姑娘时那样的风韵。他换上拖鞋，忍不住地从后面贴上去。双手环抱着妻子后腰的同时，已经用嘴厮起她的披发，吻她的耳根和脸颊。吻着吻着，他的脑际突然又像电视切换画面一般，跳出那位年轻女子笑吟吟的脸和丰满的身影。这又令他吃了一惊。怎么又想到鲁箫了呢？他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。一个只是初次见面之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撞了进来，这不能不使他表现异常。

吻，停在栗枝微热的脸庞。

“好了吗？”栗枝笑着轻轻地问。

高庆兴不吭气，抱着栗枝憋在那儿。

“喝多了吧？”栗枝又问，用手慢慢地在他脸上摩擦了一会儿，拍了拍他的后背说道，“你先洗澡去，我们再说会儿话，一把岁数了，还像年轻时那样猴急猴急的。”

“没喝多，想你了。”高庆兴喃喃地说。

“家里的，尽管使呗……”栗枝觉得自己说了句粗话，嘻嘻地笑笑，转身推着他，“快，听话，洗澡去吧。”

高庆兴喘了口气，吻了一下栗枝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不敢正视栗枝的眼睛，走进洗澡间。他将冷热水管的阀门拧到极限，花洒喷头瀑布似的，倾泻他的全身。伴着哗哗的水声，荒唐的念头渐渐隐退。

给丈夫泡了杯利于解酒又有益睡眠的普洱茶，也给自己倒了杯白开水，围着茶几，栗枝与丈夫并肩坐在沙发上。同往常不一样的是，栗枝没有急切地打开电视，收看那永无休止的煽情韩剧。

高庆兴意识到栗枝要同他说老魏的事。看得出，老魏太太对她的诉说深深感染了她。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，一般情况下，不过问他工作上的事。她深知丈夫的脾气，况且，他只是个副行长，做不了多少主，说多了让丈夫为难。除非真正让她心痛，觉得合情合理的，才会与他说说自己的想法。也只是说说而已，不强求丈夫做与不做。

“想说老魏的事？”高庆兴抿了口茶，抚着栗枝的肩膀问。

“我看他太太很可怜。”栗枝不习惯被这么搂着，侧了下身，把丈夫的手拿到前边放他自己腿上，说，“我见过不少下派的银行干部家属，没一个像她这样的，你们做事是不是狠了点儿？”

“一个干部不能长期在一个岗位上，需要交流。”尽管高庆兴对老魏十分同情，但行长会上决定了的事，只有服从。他把茶杯晃了晃，喝了一大口，说：“这是制度。”

“制度？什么制度也得让人家活呀。”栗枝双手把着杯子，支在茶几上，不屑地说，“干脆叫他一家全下去好了，也好有个照应，现在是老人得不到赡养，女人得不到疼爱，逼人上吊不成？”

“既然投身银行，做了行长，就要付出的……”高庆兴把韩德仁的话跟栗枝

重复了一遍。

“别跟我打官腔好不好！依我看，这事韩德仁做得不对。老魏曾经触犯过他，让他下不了台，可你也不能说就是老魏的错。何况人家现在向他低下了，他还这么忌恨这么一个下级干部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他也不是皇上，皇上还要有皇上的胸怀呢。树威信也不能这么树。”

“你说咋办？”栗枝一番话说得高庆兴笑了起来。

“不好办吗？叫他上来，想让他干事就给点儿事做，不想让他干就养起来，这么大的银行养几个人算什么？拉他一把和推他一把，总有一千个理由的。人家老魏可真是个好孝子，现在也不在乎什么级别、待遇了，只要能回来服侍好老娘，安度余生……”栗枝停了停，望着丈夫道，“庆兴你知道不，魏来喜不是他娘亲生的，小时候是个无父无母的流浪儿，他娘不能生育，就收养了他，改了魏姓，跟自己亲生的一样，以后又供书上学、娶妻生子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高庆兴心里头一激灵，握茶杯的手颤了一下，“共事这么多年，还住过一个家属院，只知道他孝顺，从未听说是养子。”

“啊！我也是头一次听说，蛮叫人感动的。”栗枝眼里又盈满泪水，她抽了张面巾纸，点点眼角的泪，求情道，“你同老韩说说，你的话他应该听得进去。事不能做绝了，放人家一条生路。”

诚然，高庆兴不止一次想建议韩德仁把老魏调回灌江，毕竟老魏家庭状况比较特殊，可以作为特例来解决。可是，他也深知，韩德仁在领导岗位待久了，听惯了好话，霸道习气也不是一天养成的，一旦铁了心的事，别人的意见未必能听得进去。而且，他对韩德仁时常怀有一种理解之心。他也不容易，一个行长，统领二区六县支行、近二百多个机构网点、一千八百多号人，一百件事情办好九十九件可能没人叫好，一件事没办好，恐怕就有人骂娘。没有点儿谋略是稳不住阵脚的。无论你喜不喜欢他，当今银行需要这样的强势行长！不过，他虽然不愿与韩德仁在老魏上调问题上产生不愉快，但又打心眼里想帮老魏一把。

“好，栗枝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得给我点儿时间。”高庆兴认真思忖一会儿说道。大概是酒后嘴干舌燥，喝完杯中的水，他示意栗枝拿水瓶给他续水。他望着栗枝的背影说：“我想把老魏调回市行，德仁那一关可能过不去，不过，我可以想想其他办法，把老魏弄回灌江来。”

栗枝高兴了，说：“你做的是善举，帮人就要帮人之急。”栗枝给他杯子添